嘉慶東流縣志

東流縣志卷十四

安徽池州府東流縣知縣吳篪修

溝洫志

縣之境自西南迄於東北其形斜袤長百四十里而廣東西之間廣者五十里狹者不及三十里截長補短約以開方之數當得方一里者三千有奇地多山多水度山陵川澤城郭宮室塗巷二而去一準方一里者爲田五百四十畝當得田八十萬畝有奇而縣定額田地不過九之一則地有遺利也其有遺利者何也小水則潦小旱則暵束手而坐視之備不豫故也縣左山而右江

緣江之地利在洲藪距里落者遼沮洳渙散不能支引以溉迨盛漲卽浸禾稼山泉不甚旺山農頗資之而不能遍給也農所最利者湖泊然湖泊皆山水所潴遇旱山水不下數十里皆平陸暑雨驟集又汪洋泛溢爲巨浸矣是故緣江之利宜防傍山之利宜塘宜堰瀕湖之利宜溝宜埂其大較也縣之民不見外事頗勤於農豈其莫知此術乎哉徒以其徒治獨其力非一家之所能勝接畛連阡其議非一人之所能定不得不苟且目前邀幸天事此古者於遂人匠人稻人諸職旣詳其法必備其官而溝洫之制緣溝必有治溝之夫緣洫必有治

滄之夫所以順人情而曲爲之經理者無不至也前令蔣毅志曰東流表裏江湖高原下隰五之一耳江湖之土水潦無常堯埆之區旱暵無恃有土者先事而預防之民之福也自蔣君以來後六十年矣其間堤堰溝塘之務所興所廢竟何如哉要之蓄洩之利則固有明徵矣條舉其著者列之於篇

南新河在南門外知縣陳春開濬廣深各三丈逶迤數十丈

北新河在北門外亦陳春開濬廣十丈深三丈長二百餘丈

金天民新河記曰邑侯陳公以隆慶辛未宰東流甫
三年政成民和百廢悉舉若建城垣築堤防遷山川
壇新學宮徙便民倉建使院拓靖節祠開禮賢館設
講武場此其吏著者皆有碑以紀頌功德顧茲兩河
之開尚缺記石予子民也親被其澤且深而使美之
弗彰罪孰大焉用茲忘其固陋而敬為之記曰為政
之要在安民安民之要興利祛害而已利興之難繼
於日後者慮之弗遠者也害祛而僥倖於目前者憂
之弗深者也夫子語子夏為政曰毋欲速毋見小利
慮其忽遠圖隳大計也東流為南輔上游負黃山之

崇面大江之險江水西南來過小孤轉折經縣境而東不啻二百餘里第以近無支河曲港爲舢艫艤泊之地故帆檣上下舉出西江視吾邑爲僻區不知艤泊孔艱則商賈不便商賈不便則有無不通而吾邑坐受其困至於轉運軍儲尤爲國家重務建德招腹內亦必出此以通漕本縣江口一港通建德漕舟率至僅泊其中洪水不常風濤時作遂害叵測而舟與倉遠又舂輓之費不貲軍民兩疲是數者其關係於吾邑利害亦不少矣我朝建邑迄今二百年餘典符當事歷歷可稽也而竟莫爲之一理豈以利害爲未

切與抑亦身家之心重而憂國憂民之心輕與惟我
公負有爲之才蓸敢爲之氣當可爲之時下車以來
悉詢民隱凡可以爲民興一利袪一害皇皇焉如有
不及其慮之遠而憂之深用以定夫可久無窮之計
久矣甲戌秋城工既竣廼躬視地利窮水源協謀僉
同于來趨于城之南導建德諸山谿之水注於南門
曰南新河廣深各三丈迤邐而長數十丈城北門之
外濬寨下湖鑿引江水而流之達於東門曰北新河
廣十丈深三丈環繞而長二百餘丈工始於乙亥春
正月終於夏四月計工償值倡率好義之民益以俸

貲未嘗徵民一錢役民一力而二河充然可以爲艤泊之藪猗歟休哉南河之開也援引形勝萃聚於邑之胸襟而山谿湖澤之利日益以通北河之開也國計兌大推溯之廣而軍民轉輸之費日益以省且剏興於城成之後旅泊者倚捍禦而愈安居集者遂交易而不潰民之儆居而肆於河畔者未兩閱月烟突相比帆檣相望而停憩者絡繹以至吳音楚語雜沓相聞昔之僻區下邑將轉而爲巍然雄鎮矣公之於民也豈非所謂興利祛害以定夫可久無窮之計者哉公名泰字生之號同宇浙杭仁和人曾祖大京兆

盡庵公昔守吾池多惠政百姓至今祠之
按金氏此記可謂深悉利病今南北兩新河又成淤
塞矣北新河引江水入寨下湖湖形本高又逼山麓
地既窄隘江流倒漾勢易停淤且環城不過數里不
能另引支渠爲灌溉其利益亦少若南新河則口門
本寬又上承仙人湖湖頗廣自湖以西屈曲達建德
建德迤南之水皆萃焉每水漲時百斛船可直抵堯
城渡誠得通利豈徒江路停泊者得避風濤之險而
自建德以上山貨竹木之屬由建德達縣而出江勢
甚便利商賈必趨之則江口走集可以擬於大通口

矣惟山水往往挾沙而下易於淤淺宜時時設法疏
濬耳此時之急在乎廣開口門使其出之暢導冷水
港以上使來水氣聚而勢猛度其地形建閘以節之
濱湖築隄以衛之此利甚博瘠邑可富也茆閃濬江
口施工非易患於費無所出而冷水港以上即建德
所治疏導上流勢須通力合作則又患於牽掣不前
姑存其說俟有志者而已
柳堤在縣西南門外明知縣蕭琢築亘二百六十丈西
北達江口拱北山下立閘以蓄湖水丁紹軾記乾隆十
年知縣萬紹熙復修築職員徐堃等捐

按丁紹軾記無考

張公堤署知縣張叔珽築在縣治東門外

城南堤邑布政王應乾築

以上附城諸堤

溪山堰在縣南六十里圍水可灌田五六十畝

峽山口堰在縣南四十里曹溪保

西冲口堰俗云頭堰二堰小堰不一

龎村堰在縣南四十里

銅頂山堰在縣南五十里

江家堰在縣南四十里桂村坂

馬家堰在縣南四十里

當頭坂堰在縣南三十里下隅坂

芝蘇窟在縣南四十五里江家墈

吁堰坡在下隅坂

蓮華塘在縣南四十五里溉田百餘畝

天井塘在曹村坂溉田百餘畝

楊孫塘在縣南四十里唐豐上鄉　此從謝志蘇志補

池州府志同

雨頭塘在管山彭東界可溉田三十畝

李家陂在縣南三十里

王家塘在縣南四十里

南塘在縣南五十里

西塘在縣南三十五里

何家塘池州府志即雷源

巖塘在縣南二十五里池州府志作嚴塘府志相近又

有紫塘駝龍塘在縣南十里稠林磯溉田五十畝

花山塘在縣南四十里溉田七十餘畝

冷水塘在梅林山下俗名冷水窩泉流溉田數十畝

龎家塘在縣東三十五里龎村前溉田百餘畝

清水塘在縣東南四十里溉田百餘畝

馬家堰在縣南四十里浩村堰長數丈溉田二百餘畝

後坂堰在浩村堰長數丈溉田二百餘畝

劉家陂井在浩村溉田五十畝

香水井在縣西南四十里香山麓源出香山故名亦曰香山塘可溉田數十畝

廉泉在中和保水旱不竭

以上唐豐上鄉

葛家塘在縣東三十里

真武塘在歷山北計弓三十餘畝塘口大石屹立天將雨石即生潤田家以此占之

兩頭塘在縣東　里建德東流兩邑分界處田三十畝

白塘在縣東二十里

通泉溝在縣東三十里其源一出龍山一出鄭家井至石橋合流深三尺濶五尺

白雲山泉出白雲山而分流居民引以溉田

以上唐豐下鄉

鄭家塘在縣東四十里東田

柯村塘在縣東四十五里

湳塘在縣東北五十里水出石山四時不竭

大清一統志在東流縣東北五十里源出石人山溉田
二百餘畝
張家塘在縣東六十里
鵝兒塘
泉塘在龍山嶺北
長塘在縣東四十里
白泉塘在縣東四十里
雙塘在縣東四十里
新塘在縣東四十里
破塘在縣東四

羊角塘在六都山
鄭婆塘在六都山
蓮花塘在土蔭坂
燕子塘
東塘在石潭
大塘在石潭
羅漢塘在縣東六十五里
葛家塘在縣東北十五里晉陽鄉　從謝志補
九畝坂隔在六都山
南山隔在六都山

許家坂隔在六都山
獅子隔在縣東五十里
後山坂隔在石潭
五都隔在石潭
龍山隔在石潭
伍家隔在縣東四十五里
靈山堰在縣東五十里亦曰靈山港
曹冲堰在縣東五十五里
張釗灣堰在縣東六十里
鰲塘堰在縣東六十里

李家堰在縣東四十里

上橋堰在縣東四十里

古港在縣東三十五里東田

以上晉陽鄉

兩頭塘在縣北六十里天林莊

津塘在縣北六十里葉村

力塘在縣北七十里老村

以上維新鄉

安徽池州府東流縣知縣吳篪修

五行志

陰陽之理傳著人事以效其盛衰善否以爲休咎葢五行者五常之氣之所形也故聖人著焉春秋時列侯不過百里而梓愼裨竈等占其吉凶歷歷可驗今一縣之地截長補短豈有以異於古諸侯哉而議者或謂一隅之地不足以應天氣抑失其理矣然梓愼裨竈輩世既無有其師法又絕不傳不當牽合以蹈誣妄畧述水旱霜雪及物異可覩者著於篇備考覽焉

元至正二十六年東流縣獻芝

明成化十年甲午大有年

十四年戊戌夏不雨無稻禾

二十三年丁未夏大旱饑冬十二月雷電

宏治元年戊申大饑

正德十二年丁丑夏出蛟大水壞民田舍秋大疫

十三年戊寅夏大水冬十一月雷

十四年巳卯冬訛言興

嘉靖十三年甲午冬十二月地震

二十四年乙巳夏六月大旱

二十五年丙午歷山生竹實萬石民採食之
四十年辛酉春地震
隆慶三年己巳六月大風拔木傷稼穡
五年辛未夏旱
萬歷二年甲戌夏六月大雨雷電出蛟拔木火雲布空
四望盡赤典史陳機出捕回經湖中舟裂而死
四年丙子大有年
八年庚辰建德出蛟山崩石裂平地湧水數丈大稄
十七年己丑夏旱大饑
二十七年己亥有年

三十六年戊申夏大雨米價騰涌民乏食
四十一年癸丑夏大水
天啟元年辛酉春久雪米貴自此始
崇正元年戊辰秋七月大潦穀不登
五年壬申春三月夜半有蛟自湖出江水湧十餘丈壞
在港官民船五百餘艘俗傳爲黃牛精
十年丁丑大饑民掘白土爲食
十一年戊寅大饑民食白土
十二年己卯大饑
十三年庚辰夏大水是年民惑於籠降神自金陵而上

至本邑咸建醮迎後水湮中寢

十四年辛巳春正月蛟復出江漲水壞船夏大饑冬大饑民食榆皮土粉

十五年壬午春大饑民多死有攜食於道者則爭奪之

十六年癸未冬大雷電

十七年甲申日光摩盪

國朝順治四年丁亥春大饑夏大水

七年庚寅有年

八年辛卯大饑夏大雨

九年壬辰二月庚戌大潦湖水出江湧高丈餘丁巳地

霞夏大旱田赤禾空
十年癸巳旱冬大雪雨木氷
十一年甲午正月朔地震有聲
十八年辛丑旱
康熙二年癸卯秋大水
三年甲辰冬彗星出東南數月
七年戊申六月夜地震
八年己酉四月朔日食十月初旬大雷雨雹
九年庚戌正月十八日雷大震冬大雪長江凍幾合匝
月不解

十年辛亥夏大旱冬不雨赤旱民大饑
十一年壬子夏四月十六日黎明大星起東方如月過
處有霞有聲夏秋雨暘時若麥生四穗大有年
十二年癸丑冬寒雨雷電
十三年甲寅春多雨
十七年戊午六月至八月不雨大旱
十八年己未五月至八月不雨大旱
十九年庚申冬十月長星見西方如練起女虛入奎四
十餘日
二十年辛酉秋八月地震有聲

二十一年壬戌八月彗星見於角次於房經月乃沒

二十二年癸亥春大淋雨

三十二年癸酉秋大旱無穀棉花熟

三十六年丁丑大饑

四十六年丁亥大旱民饑

四十七年戊子陰雨連月大水民饑山川出蛟壞田廬無算

四十八年己丑旱大疫

四十九年庚寅夏大雨禾漂沒

五十年辛卯有年

五十一年壬辰有年

五十二年癸巳有年

五十五年丙申二月清明日避兵動掠數百里閱日乃定大旱五月至九月乃雨江水泛溢盡沒田廬

五十六年丁酉二月宋沙灣檀上元妻洪氏一產三男三月麥大熟

五十九年庚子有年冬大雪深數尺

六十年辛丑有年冬十二月雨木冰

六十一年壬寅有年

雍正元年癸卯夏大水

二年甲辰有年

三年乙巳大有年

四年丙午夏秋大水淹沒田廬

五年丁未六月初二日未時日食如夜移時乃復秋不
熟冬米價騰貴

六年戊申有年

七年己酉有年

八年庚戌大有年

九年辛亥大有年

十年壬子大水

十一年癸丑有年

十三年乙卯夏旱湖水盡竭秋大雨

乾隆元年丙辰有年

四年己未夏大旱

五年庚申有年

六年辛酉有年

七年壬戌大水

八年癸亥正月二十五日港口山水瀑湧壞官民船五百餘艘淹斃人民數百十二月彗星見正月沒

九年甲子冬大雪

十年乙丑春大雪

十一年丙寅有年

十二年丁卯有年

十三年戊辰八月十日夜有流星大如月自西而北過虚有聲

十五年庚午夏四月二十三日大雨雹

十六年辛未三月二十七日夜天赤夏米價騰貴

十七年壬申春苦雨民饑

十八年癸酉秋九月癸酉日戌刻有氣如虹看天色紫白久而沒

十九年甲戌夏六月十二日大霪雨秋大水

二十年乙亥正月二十五日港口山水瀑漲沉溺船隻渰斃人民無數春久雨夏大水五穀不登冬十二月雨木氷

二十一年丙子春米騰貴斗穀百四錢民食草木秋有年十月十六夜地震有聲十一月朔雷雨大雪

二十二年丁丑大有年

二十三年戊寅夏荐饑秋有年

二十九年甲申秋大水

三十一年丙戌水

三十二年丁亥秋大水
四十年乙未秋旱
四十一年丙申大水有物自建德河來由江口入江衝
裂河岸壞船無數俗傳黃牛精
四十六年辛丑秋旱
四十八年癸卯秋大水
五十年乙巳秋大旱
嘉慶七年壬戌秋旱
九年甲子秋大水
十五年庚午夏六月大風樹屋多拔折

十六年辛未有年
十九年甲戌秋大旱
二十二年丁丑秋七月二日雨雪平地寸許

東流縣志卷十五

東流縣志卷十六上

安徽池州府東流縣知縣吳箎修

藝文志上

余閱江南通志文苑傳大江以南搦筆飛翰者雲蒸霞蔚指不勝屈盛哉乎文明之化也東流之爲縣自南唐以來九百年矣而列於傳者僅得一人比至縣欲搜求古人金石文字以資掌故復泯泯不可得將風氣渾樸而致然歟然縣之士知自力於學者頗不乏所著述亦多彬彬可觀惜行之不遠莫爲採掇也備著其目俟之輶通志者其無遺焉

周易本義

陳淑思著

周易質義四卷

汪思迴著自序曰夫易天地之奥區古今之秘府也聖人集義文之大成闡彖象之精義繫傳十翼韋絕三編至矣紫陽釋詁諸經於詩傳自以爲無憾而於易則意不甚滿其答趙子欽書曰譬之燭籠添一條骨子則障一路光明豈不以易之爲義廣大悉備極天地古今之富靡不賅存於陰陽動靜老少變化之中而因其小儀以上所能窺爲一於語言文字者也

由漢已來言易者不下九十九家代及宋元諸儒叢
出講義盛行嗣是理數專門齊秦分疆非印版注疏
失之拘泥則拉雜諸家穿鑿附會而於經義罕有一
當也我　聖祖仁皇帝當體坤乾因心象畫苞羲聖
之經神條諸賢之傳說　欽定折中刊頒學校大哉
一哉世法世則矣臣廼恪守一經時懼有乖義例爾
以四書質義刊行坊人請以周易質義尾之而出廼
日易之義不敢知易之書則有準周易折中至詳至
備盡善盡美絫千萬世而不容或軼者也惟是經生
識短才疏瞢然易今經部位而為古本章程不無目

換而心志且去其所為講章將觀一卦一章而全旨不貫觀一爻一節而順文不聯甚則若繫重而隘行厨絶依傍而少餖飣至於望洋思退假假若瞽之何之也今是役也祗遵　欽定折中附以講章定式各卦各爻各章各節悉仍今經本義提明全旨敘演順文其各卦各爻各章各節之後詳載傳說庶幾皆今道古通變宜人既可便于誦讀亦將廣為刊行或無戾於亟敷文教之至意也夫爰是敬謹鈔輯折中合併講義名曰周易質義仍四書質義以為言也若生聖賢大備之後際經學昌明之期而曰吾茲有義可

質也是則未敢以爲然也乾隆七年十月

周易存說

汪思廻著

尙書存說

汪思廻著

詩經存說

汪思廻著

山亭存說

汪思廻著

春秋集解十二卷

吳應申著自序曰麟經千古特筆也文學如游夏一辭莫贊何況餘子但其間善善惡惡或寓褒於貶寓貶於褒變化離奇非得名儒點逗亦或以見嚴以立法寬以待人之妙故讀經復讀傳者是也讀傳而復讀諸子之說者亦是也應申世業春秋自左氏公穀胡氏諸傳外間嘗亂纏衆說參互而考究之然言人人殊難定於一且卷帙浩繁懈憊子弟復不能遍讀經何由通爰是薈萃諸解擇其合於經指而前後貫串者偏集成解意既一覽而知詞可計日而誦爲愚魯者計甚便也或謂余私意去取不知諸儒並說皆

以解經旣於經旨有合一說猶衆說也豈在多哉

春秋存說

汪思迴著

四書質義

汪思迴著

增訂四書襯義

汪思迴著其自序曰四書六經之錧轄諸籍之嫏嬛其理隱而顯其言微而減其義蘊閎深其心神肅括並乎今日逆千百載而上設以其身潛尋沉味而有合焉自無不可得其意於有無字句之間漢唐以來

傳說分門注疏別派不下數十家紫陽宗主元理
暢明二程張氏之說始集義既集註內從正外從闡
是非不謬於聖人而四書之旨粲然明白於天下後
世　國朝經學昌明超軼前代當湖而下發明章句
纂輯儒先各有師承互相祖述乾隆己未余有事四
書質義一書博考大全旁徵諸說一以涵泳本文為
主本文合矣始及註註符矣始及他書爰於一章一
節一句一字依神註義順吻文言俾讀四子者依微
隱躍於有無字句之間誦其文玩其辭自得其義也
書成問世凡八年歲三易版矣爾以坊人請訂四書

覩少之曰不登集註不列章旨節旨與夫人物典故
余曰讀四子者無不讀集註此書節註之意於覩語
中一一見豁然可以不備或者章旨節旨提於前補於
後雖各詳其思或學者之恍惚而莫知所歸宿也惟
是是書一章一節循經覩義一字一句因文覩言其
致力良苦其會意良深有無字句之間依微隱躍靡
不曲體註意究味書神其於余質義一書涵咏本文
爲主有胳合無紕繆矣許之乃與蔣子念劬同心商
榷揩訂成書並撮每卷中人物典故而摘其要於尾
以備叅考用以爲是書詳其所不足亦以爲讀是書

者備其所有餘也時乾隆十一年夏五月

四書存說

汪思迴著

歷代帝王紀要

汪思迴著

世鑑篇二卷

陳嘉心著

廻擇晶元八卷

汪思迴著自序曰五行有衰旺二氣有乘除天下之

相生相養而貽萬民無形之利者莫故遡之也天下

之相侵相尅而貽萬民無形之害者凶故避之也卽
擇之用大矣哉自五緯之說行而天下後世之僞治
詭襲聳人聽睹者百出其途以相混褻鈐布局失之
謬也遁甲壓勝失之荒也青囊緼氣太乙穆宮失之
杳冥昏默而無稽也又其甚者卦例量天星盤換局
元空强紐乎天行宗廟硬屈乎地力曾何當於五行
之元生扶有定二氣之品宿離不忒也哉夫先甲先
庚周文垂訓五行五紀箕子陳疇攷卜載筮於春秋
吉戊咏歌於周雅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后蒼傳
記與册章章自古聖賢因天之時用地之利而天時

有生地利有宜夫誠不屑以禍福災祥之術夜生人
簀惑迷謬之心而其事存而不廢而其意深長可思
蓋嘗論之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無極之真
二五之精五殊二實變化無窮子茲戴高履厚於混
然並處之中兩儀之象其陰陽之晶乎五行之秀其
理數之元乎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其剋擇之妙
乎推步於二氣五行之盈虛消息而剋華不乖於離
次元微弗推於災祲先之而弗違後之而奉若吾恐
知順天者而或不祥逆天者而反為福耶况兄余少
時制舉餘暇問取剋擇通書諸本術稍究心斗首鮮

倒陰陽乖睽理度謬矣諸家橫推直列由板星辰得
失柰牛金精鰲極六壬走馬畧掠五運六氣柰用八
門而未知本始臚列九宮而未詳生剋制化之用信
彼疑此迄無定衡年二十搜索經厥得先祖爻手定
剋擇要領運氣精言各數帙原本古先條分縷晰溯
其源流判其去取示以用法而彼此宜忌不同刊以
辟謬而歲時生剋互異排定二十四山神煞井井有
條爾列十二月星晶明明有災既各按依年月配合
山方裝成八字圖式等乃編紀六十字天符歲會之
年分別生氣財氣剋氣泄氣等局推天地之運行而

乘除飛伏準其晶華滙河洛之淵源而衰旺休生鉤其元妙提綱擧要洞奥通幽吉無不趨凶無不避蓋自有剋擇以來未有兼綜羣書條貫萬象操禍福於指掌瞭吉凶於眉端若斯之歷歷而不爽者也余不揆敬爲條註詳加圖說用筆鈔輯彙爲一書名曰剋擇晶元存之篋笥斷以自守耳比來游歷江淮謬爲一二交知鑑擇修營凡爲避貧病夭絶之凶造富庶多男之福無不用之立效如響應聲同人羣焉謀其梓之余惟流前人之澤傳世行遠此固余之所不得而辭也已復自念　天子愛養羣黎痌瘝在抱一時

天札瘥昏之患多方拯卹俾各出水火登袵蓆躋之於仁壽之域　欽定協紀辨方一書頒行天下所以爲民所福者至矣是書也夫亦　聖世所有而不禁也版成爲之說焉以叙其本末如此時乾隆二十五年七月

地學薪傳二十卷

汪思廻著韓城劉輔清序之曰乾隆三十年春三月幾望西嶽老人與中江過客相見於華陰廟市過客跡之攀青柯躡白雲徂道於希夷之上班荆蹋磴指目見孫沐浴玉女洗頭盆談說金精鰲極事老人大

笑而詫之老人周遊天下名山大川七八十年矣所
見異地所聞異時所見聞異口上下數千百歲茫茫
瀁瀁一氣氤氳無之非無有而教有一過而成都成
邑若若矣一過而爲墟爲原若若矣撫高卑之位規
流峙之形其間勃蕩濛升降浮沉朗朗在人心目非
虛空幻设杳冥昏默一切標指見月病目幾華之爲
物也春氣何穰夏氣何烈秋氣何滃冬氣何莫芸芸
萬衆生息蠕動於大塊之中而不知天之包地者詛
醲乎地又惡知地之承天者流示乎天若者高者者
下若者陵谷滄田此天也地也此地也天也一氣也

一理焉已矣少焉春風有脚暮靄無聲老人與客散
步危巖絕壑之間瞻顧川原睢盱遠邇相視而笑客
娶所著地學而爲印証一原解指明五行眞僞一圖
說分別三合去求汾網領龍穴砂水埜法畢備次精
言巒頭理氣局式悉詳其下十餘卷自靑囊開宗埜
經闡傳與夫卜楊曾廖巳來諸先哲傳書詳碓疏注
最後又以手定平洋心法陽宅僉鏡羅經解畧六卷
次第商榷老人點頭拊掌聽然而嘯曰噫地之爲學
也三才一囊四經一奥非難非易至庸至奇漢唐而
後異說紛鳴正傳滅汨非一人一時之爲矣逞其邪

臆而不識其由來誦其成書而莫究其原本勦說星形印板山澤嘈嘈唧唧皆煨燼刼灰耳我客神通而意貫之崇正黜邪指迷覺寤闡明二氣之精微發揮五行之蘊奧字字金針言言玉律火傳薪燼其在斯乎斯以布之天下後世助流王化無疆之休殷造奕禩方來之福老人矗莫知其所至矣憶自渡河洮濟鼓枻論詩而後乃今垂三四十年一再見之他日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良覯有時睇盼俟之于時從者三人私竊識之因述其緒綸以名其書並敘之版焉老人何西嶽來有覺也過客何地學薪傳主人也時乾

隆三十六年版成條其始末如此即以序於簡端

古文質義

汪思迥著

蔓松軒集

汪宗海著

律陶詩集

黃甲先著

長留集

黃甲先著

韻餘草

檀明易著

沙園集

馮遷夏著

靑湖集

章時習著

猶賢集

馮荃著

梅花詩一卷

黃安復著盎借梅花以抒臆者自序云凡詠物者必
工厥詞律乃聲體有制詩豈易言哉而度物寫懷則

又不必規規乎拘一格以相繩也余之梅花詩非真有梅也亦非真無梅也余不知詩安知若何乃詩若何乃梅花詩讀古人之詩知古人之詩廼詩也讀古人之梅花詩知古人之梅花詩廼梅花詩也唐以前不多製宋明諸名公所著綦衆矣吾敢以梅花云詩然而知我者正不必爲之較工拙審音律辨體裁惟啞然笑曰某也有懷亦曰某花詩也可雍正壬子歲

仲春月

唐詩七律朗

馮金榜著

萌草

馮金榜著

河防存說

汪思廻著

詩學卿雲集

汪思廻著

有吾堂詩集

汪思廻著

有吾堂文集

汪思廻著

唐詩分韻

李騰芳著

東流縣志卷十六上

東流縣志卷十六下

安徽池州府東流縣知縣吳篪修

藝文志下

凡文詞紀述實事者以類條附於各卷之內其無可附麗者則著之於此理之謬悠詞之蕪穢無敢濫廁焉愼之也

明莊昶科第題名記

東流縣學科第題名闕臨海陳先生以御史督學事至則狀所闕而僉舉之輯諸名氏匠者石工者役書者札而進士某某科官貢士某某科官罔或闕巳乃額曰東

流縣學科第題名碑示勸也夫學校之教皮弁祭菜以勸其敬胥雅肄三以勸其始敬業樂羣以勸其成鄉飲酒禮以勸其長幼適饌省醴以勸其養老功利弗以勸爵祿弗以勸悖施而拂求也弗以勸科第爵祿之始也而勸之弗已逆耶曰書某某於石者有忠矣有孝矣有廉矣勸端在是也而曰爵祿已乎尹以倅來告記迺序茲以示厥勸

徐大夏菊江咨語

陽居子與客登菊江之新城盤桓而眺曰美哉斯城乎俯閭閻而瞰曰異哉大役之後而民無勞色也乃揖父

老而詢之曰茲城也弗費民而弗役民也曰何曰㬋父母請於上積於贖戸絕而山田在者畝量之直募工甃石不涉民而足朞月城成歸餘尚千計也陽居子復歎曰美哉斯城其使君之心乎客曰誠哉其心也吾不知其他也陽居子曰何客曰夫抱至略者不眦乎豐利蹻大道者不睨乎巧術滲實澤者不招乎榮名爲可繼者不希乎奇創成偉利者不惜乎巨費貽永遊者不憂乎一勞要使天下見吾心而不駭吾事被乎實而不卒乎名將天下可道也如是而止爾菊江南甸上流也縣治臨滸昌宄出沒城則天子之形勢益而小民之藩垣固

費民且役奚恤巨奚愛勞也迺委曲計處必使一毫不涉於民吾獨愛陳君歸爾餘弗有而曠心皎皎乎其可見耳他無或過乎陽居子曰噫子固矣昔醫有危其妻之脈者妻曰妾本和平而君之中氣促耳吾觀陳君之政非巧而名實而道也無不可繼也而子乃斷諸拘攣之見是則咎醫而已矣客曰胡天下皆我而不陳君也陽居子曰荊陽之民適京師浮江而淮而河人所共也苟邑州之境北可以不江而淮道途易而朝貢達必責之浮江乎夫所謂人道者非必常行於人者也苟經制而當可雖人所不常行而曷害乎道必曰常行然後

可則天下一繩墨吏足矣安用經濟乎故請天子之財而城之是猶索諸父母而衛其子也古之矜疑皆有贖亦以充國用也矧茲大役乎戶絶則產宜官之售徵直以代官帑且不使吾民爲竊產之民也安在其爲不可誠可矣募工而趨之其事習其就固又不愈於起久安不習之民而必役乎如事而成偉利貽永逸所謂神而明變而通質之於民而民宜輸之於上而上獲反之於心而淵懿之實究措之於事而汪濊之澤流創偉觀於不世垂鴻名而蔽天壤也若曰是巧也廣厦其雕蟲之技乎而曰近民也則避明哲之號者將謂愚蒙乎此又

與於沒世不稱之甚也是則妨乎大道而子不自覺也
客曰然則天下可繼乎曰盡乎心無泥乎迹相乎時不
詭乎道天下猶一邑耳方今聖天子西北軫盱憂於戎
餉東南𤸃深惻於輸餫高窮諏變之淵神纖入撫禅於
闖隱欲得股肱之士而倚重之甚亟亟也若使君者擢
之而不次付之以不咨子未信乎今盍跂踵以待他日
乎客曰不類而過使君詎意通我若此也陽君子復哂
之客曰何為其然也曰人心無殊降也利欲入不入而
昏憒通靈所從也舜禹之君尹旦之臣無利於天下而
天下遂易有使君之心而顧難一邑一城哉今子曰吾

明其心而曉其政是猶璧白而寶之曾不識其潤德而温華淸廓明瑩而麗也是誠寶之乎則子奚從而易通若此子之易通子之易固也客乃撫心而歌曰磷磷雉堞兮菊巒若崚淵淵嬰谷兮菊江若澄陽居子倚而和之曰洵洵素函兮滄涯華崚蒸蒸爛築兮幽鮎黃澄上以他邑

人

張溥鐘銘有序

天順七年學制歲久漸即朽壞縣提調正佐官以其事白於郡太守委照磨來治之越三月而櫺星戟門兩齋饌堂廚庫號舍厰宇悉皆重建黝堊石砌煥然一新並

鑄講堂新鐘系之以銘銘曰有覺維鏞懸於學宮含霜
應律聲徹空濛侑食節樂稽候則同夜以警眾晝以計
功振揚文教肅作士風億萬斯年於論在東

陸芹禱雨文

社稷之神五方之土生長五穀以養萬民有立命之恩
者也風雲雷雨山川之神上下神祇共贊元化潛潤萬
物者也城隍之神爲一方主宰之主表裏陰陽以行人
道者也是皆受命上帝載在祀典春祈秋報爲境內之
民禦災捍患豈空名哉嘉靖甲辰夏六月芹始涖茲土
適值大旱先以告諸神矣神爲我禱之於帝也而責之

顧乙巳六月復大旱已彷非一年矣愆尤愈多神其肯顧我乎雖然慢上虐下欺天罔人官實有罪民則何辜勿以罪有司者而罪吾百姓也嗚呼民之窮至此極矣稻死於旱甲辰無秋麥死於水乙巳無夏茲復旱熯流火滿空焦禾殺稼昔也爲生求産今也棄産求生昔也嬰子千金今也百錢易子昔也魚肉爲菜今也蔬菜爲米日一食不可得也況再三乎求糠粃不可得也況精鑿乎上望於官倉庫匱矣下望於鄉儲積罄矣四望於山野蕨薇盡矣老弱轉乎溝壑而孰爲之藏壯者散而之四方而孰爲之返民亦何辜而至斯極也當此之時

民猶輸將賦稅供給神祇不敢逃避是雖朝廷之恩聯
義維而效順如昔其情不大可矜哉諸神共有茲土能
不惻然尚祈各展神功協成元化山川出雲風雷速雨
郊野瀰盈江河增長則夏穀用成公私各足神亦永有
血食

陸芹告龍王文

夫龍神物也非知雨能為雨者也脫骨於石棲神於淵
登降於天墟氣成雲流汗成雨能造無中之有能救死
中之生百神不能奪其巧天地不能專其功茲龍之所
以為神也若徒曰某日晴某日雨假巫祝以自見知之

而不能爲之則亦物焉而已矣奚貴於神物也哉方今炎火飛赤千里皆赭禾稼焦殺萬物槁死某也御天子之命尹茲東土再值旱災束手無策旣求諸祀典神祇未獲嘉報於神復何求焉顧自戴香務亢稽顙有司以庶人服而暴露尤於道左爲此者首而豈徒哉所望者重也使神莫不顧亢陽愈熾嘉生不成民不得其所以爲民有司亦難乎其爲有司矣嗚呼民之命懸於食百穀之命懸於神有司之命懸於民故神物者能生百穀養萬民陟降有司之官其所操亦重矣哉苟念民之所恃以爲命有司之所恃以爲官靈光赫然隨感而應駕風

鞭霆張雲沛雨而滂而沱既霑既足胞胎者秀吐華者實珠璣遍於田野倉箱實於閭閻則百神之粢盛於是乎出萬民之食於是乎賴國家之輸將於是乎供辦不詳其德我與否也因功而歸德觀化以崇神頌神功者不衰則神亦與有光焉不然豈惟有司之憂抑亦神民其羞

陳春重修東流縣志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所以紀時事著勸戒故史失其官則君子有貶詞魯之史筆削於仲尼經生學士至今宗尙誦之不衰益國家重典也今之郡縣即古之列國史

官雖廢而志書之纂亦國史之遺意昔杞宋二國文獻不足仲尼傷之則其君臣之賢否可知宋宋元嘶知南康軍下車之日首詢郡志識者謂其知所先務然則今之守令豈可視爲迂緩任其殘闕而不知省歟余任東流之三年政事粗舉民知向方毎以縣志未修有歉於裘蕊自

章皇帝采編大明一統志及宏治間吾曾祖大京兆盅庵公守池郡纂修郡志而東流縣志始有纂本

毅皇帝南幸旣平宸濠之亂命官採俗及奉檄修志而纂本之遺公府無藏者徧求民間乃得之始克草率訂輯成書亦佗佗然其間矣嗣是及今六十年來豈

無事畧可述使復漫不加意則世遠人亡教𤼵政息而莫知所紀即有後之君子考覈於文獻將何取徵焉抑如頃時朝廷使者復出訪求風俗不知何以爲獻夫道渴者不免於濡飲疾行者不能爲善步平居玩愒自弛而臨事欲其遽集吾知難乎其盡善矣況一邑之志所以昭實錄垂大訓而可勿預爲之圖乎余用是自懼乃聘邑之賢者維摩州守汪公文以綜其任公年耋而德充神完而才贍知是邦之事者必是邦之賢而況其齒莫尊焉則老成典刑於是乎在佐其事者亦皆一時文學士志成體辨而意裁事核而文雅信可垂之永久後

有績修是志者當不煩潤色而成功亦易也惟建城二

狀罷竊華袞似溢涯分余請削者再而汪公以將傳信

不奪遂僭而序之於首簡云萬歷二年甲戌秋九月上以

官斯

土者

宋邦輔東流縣志序

東流舊有志久而放失不復爲完書幾十年矣正德戊

寅秋四明李侯以名進士來知縣事承弊政之餘滌瘢

翦穢休孺植僵舉無遺術閱歲周諮廢墜知縣志缺狀

決意修之而適遭師旅之興地當江西下衝水陸雜遝

供頓輓餫居無寧日侯欲修之意雖未嘗怠而修之之

期則固有待也歲再閱當今庚辰之秋撫我南畿大都
憲李公奉朝命移所轄郡縣各以圖志進而侯之意遂
有若植於先而發於後者故其修是志也益力而將命
唯謹茲率厥僚幕沈連謀於僉得邑庠謝司諭明曰博
而文精而核者遂專委之而侯總其成其建置沿革山
川靈跡風俗物產惟舊或未備者稍稍增入若戶賦之
登耗都圖之並析人材之消長與凡名宦優政碑記題
咏一切隨時損益之類則又不能不極其詳審焉僕時
以講學於外不獲與閱汰撫之意而其歸也適當書成
之期方將板刻以呈於朝而以其副兼示永久願亦溢

及謭薄而以末僑相命僕惟邑無聞人而荒落殊甚又不足以走辱大方家如其長於斯享沐桑梓菁莪之休者而亦不肯言豈徒爲敝邑羞而僕亦與有罪者用是再辭不獲敢僭俾一𠻳粤自九埏禹貢之作而圖志之說已開端矣然莫備於成周之盛既營於地官又藏於司馬又識於宗伯若周禮大司徒職方氏外史之所掌是也秦漢以來覼縷不可殫述肆我朝損益三代而於圖志尤致意焉方洪武改元之三年即命儒士魏俊民等類編天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大明志厥後復有一統志之修而郡縣亦各有圖經地志之藏綱舉

目張燦若天經運於上而日月星緯各貞其度地維建於下而海嶽陵瀆各負其居遠走於容足之微而細入於食毛之土苟按圖披志以觀其取舍而節其斂散均一其道里疾徐其徵發轉輸如指諸掌猗歟盛哉其視成周則又過之矣其昭代不刊之典而天下臣民所當觀而震焉者也若東流舊隸彭澤南唐時始置今縣名爲揚州之下下不能當南斗百分度之一而亦以圖志錯其間曾足爲有無耶况無高山廣谷以神其靈無名公巨卿以增其寵無遷客幽人長材獨行之士以寓其怪而見其卓犖其地狹而瘠其民寡而貧其風俗多嗇而

褊野而近淳其學校不甚茂而科目不甚屬而歲
故其好尚務疾耕力食而以絃誦爲浼嗚呼慨哉惟兹
東流雖無而志雖缺可也然方今朝命之所採錄者未
嘗偏有所遺而侯之治是邑與今修是志也顧亦若兢
兢然恒以不稱事爲懼者何耶竊嘗譬之天下猶身焉京
師腹心也畿甸元首也名都大藩爲四肢而諸郡縣
耳目鼻口掌跗指爪其蒸民品彙則髮鬢眉鬚毛毫之
類也今人之身摘一髮拔一毛尚足爲痒痛況則一
耳目剪一指爪固非不語笑動作精神丰采之不失爲
人然謂之爲全人則未也夫如剔一耳目剪一指爪之

不得爲全人則知天下之大廣輪之完以固苟遺一支
郡漏一下邑亦烏得爲全勢然則東流誠不可無而志
誠不可缺固宜採命之所不遺而俟之自爲兢兢益懼
者歟且地氣盛衰常相倚伏而人事變化患無以發其
機誠願當道者爲守令者不以他邑概視而嘗試其和
扁之術鍼膏肓起廢疾深爲之功而徐觀其成則瘠而
狹者將養以饒寡而貧者將繁以殷稱者將有容野者
將有禮隴畝耰鋤之子皆將趨蹌俎豆謳歌詩書爲儒
業又將有砥礪瓌梧之士自學校出而蜚聲甲科正色
朝端爲是邑之光者雖其山川之不可强而增而賢哲

之不可拔而附然一大江足爲形勝甲一靖爾祠足爲
古今絕氣機一回衆奇並出而其可慨焉者又安知不
爲一大快哉審若是則敝邑之盛將與是志俱新若我
國家一視之仁固當與天無極而侯之轉移振奮其德
亦可永長思矣僕固疎且駑敢不鞭策以蒇是爲序正
德十五年十二月

汪文城碑記

東流城成撫軍以邑侯請函書徃元纁徵前大中丞建
德徐公紳記其事夸碑巋然金石炳烈揭樹於西門外
之閒行我侯之頌書敍功駿業洪澤旣以昭著而監守

諸大夫之主維協力謀謨弼諧亦克揚聲光於霄壤矣其紀是城之役則始終具陳纖鉅畢綜誦之纚纚然若燭然而籌計使有文士復起操觚而隨其後猶附聲逐影惟視他人爲趨態何以施其工巧哉而余顧猶爲之者有說焉則茲邑士民之所願爲舉也凡人之情惠斯感感斯悅悅斯頌頌則不容不託諸史而飾之以文乃衰朽山谷不能文莫余若也而邑之士民許玉輩不余鄙率其儕踵門而譁曰我德侯頌侯將勒侯之績於石貴髮老叟曷不爲我倡而文之以辭余遜力未獲而貞珉之璞已登之邑門矣余之不能已於言也因掛父老

而前曰善乎諸士民意將以功德侯於不朽也然余有驗焉定其論而後修其辭彼侯之未下車也其在閭里之間得無有兼并爲橫者乎今何如矣衆應曰豪强屏跡矣茲何患其在公府之廁得無有侵蠹爲姦者乎今何如矣衆應曰案牘肅清矣茲何慮凡傭調之征供餽之應得無有誅求嚴刻重困於下者乎今何如矣衆應曰袪冗省繁矣茲何害頻年之田畝得無有荒歉不登儲積罄然者乎今何如矣衆應曰雨暘時若比歲大豐則自侯之入境始我飲食侯德茲何可忘然則侯之奉明詔發德音初議建是城也諸士民始而信既而疑終

而翕然信乃堅茲復渠渠期期請必文之碑勒爲侯功德頌而不肯自已者何也衆曰唯唯我侯之赤子耳侯衣我食我鞠我覆我我有所欲侯皆心誠求之而中於我是以建城之議下而始莫不信也侯之心固欲城以庇我無他也我無知也慮或輟我乳餌而姑襁褓我是以或有疑既侯決議請爰金以興事而民間毫髮無所藉則我乳餌之不輟而果襁褓我終不置也是以終而信侯之心爲益堅逮夫城役既作則財皆輸之於傭也工皆集之於募也我士民之紘而誦者猶故也耕而鑿者猶故也市肆而貿易者猶故也樵汲之道未嘗易廬

舍之徑未嘗毀邑井安堵而百姓晏然猶故也曾未期
月深隍峻堞倏然已成曾我之塗炭而危者已袵席帖
然安寢息矣鳴柝而警者已重關寂靜夜漏矣呼盡而
恐者已歌舞恬然忘樂利矣然則侯之庇我也雖子孫
遠裔猶將蒙其功德況近爲黎庶者乎雖百世之下猶
將頌之不衰況一時身被其澤者乎故求文諸詞者所
以文吾心求勒諸石者所以勒吾心也翁其謂我何哉
於是黃髮老叟攫然抃手而作曰于維凌雲城之高緊
何窮矣而侯之功其高殆與城等乎百堵平江城之厚
緊何極矣而侯之德其厚殆與城並乎三里爲函金湯

繞固城之廣縣何限矣而侯之澤其廣殆與城埒乎請以是爲士民頌抑可謂文諸其詞矣乎衆父老曰唯唯否否頌未盡也莫高匪天而功之建於侯巍然乎其天也莫厚匪地而德之樹於侯隆然乎其地也莫寬匪海其繞寰之外也而澤之溢於侯汎然乎其海也而何惟城之是喻哉請以是勒諸石庶乎其勒之深也叟曰不然至堅者若如金石而入心之不可磨尤勝焉至藻者莫如文詞而入心之不容飾有加焉適父老曰勒吾心斯其勒之至深也已余雖不文請文諸士民之心而銘諸石若乃我侯建城猷蹟則有徐大夫之文在侯名春

字生之浙仁和人也銘曰崇城巍巍雄弁江甸爵蔽函
居烝黎永奠經始惟侯宏猷曠見匪仁弗徇匪智弗辨
匪字弗畀匪決弗斷矢心格神靡遑靡懈上下相維天
人協贊繊力匪徵纖計匪斂巨役旣興百執胥勸市罔
遷肆田罔遷畊築避我廬地罔我塹陶邱伐巖工賈踴
抃匪朞迄成鄰封競羨矧我蚩蚩寢食游衍出入城居
室家我燕靡費靡勞熙然并粼逸享厥功烝焉有汗煦
煦我侯曰來爾念我植樊籬耕桑爾佃我樹屛垣姦侮
爾扞邈彼鄉居匪忘爾盻設遘匪虞收保趨躡雖雖我
侯政業有炫衛我匪城愷悌靡殫功德崇厚弖壞罔擅

濊澤汪洋險彼溟瀚我銘侯私詞靡卒瞻伐石泰山橅然有檝心勤靡昭昭以俚諺億萬千年子孫永鑒以上邑人

國朝梁應元重修東流縣志序

東流故古彭澤地晉陶靖節作令種菊其地邑署菊江由此其昉也菊江瀕江爲泊風帆千里激湍怒流吞吐萬狀洄湃遭迴洑瀦山足而東下之陸皆豫蜀五嶺之衝輪蹄旁午人地險瘠亡商賈之羨以故民樸尚耕然五柳流韻淸風淑人邑多禮義所謂理要會酌時宜敷事顯義用彰勸懲有足述焉蘇君緯布撫摩中心物愷無土不殖賈循舊業農習井疇藝已百廢具舉矣顧尤

處邑之有志文獻之徵也然焉罔輯則山川人物之盛無所措述禮樂兵農錢穀賦役訟獄之事無所昭布凡荒災札妖祥之變無所考鏡惡在謹職守而導風猷表是修廢起墜慨然有思於命世作者之意俾田土由墟而墾戶口由散而聚賦役由嚬而興錢穀由約而豐民性由漓而淳吏治由玩而飭人才由衰而盛文教由靡而振一切修人事而致天和諸務靡不討論精核橫分事埋準諸左氏之例而取於史乘之一體與日者輶軒採輯燦然明備其於

聖明文治之典詎不昭大同之盛歟夫經以載道史以

載事假令事機頗謬叢雜曼羨無所指歸其道終莫達也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採風謠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役輕者也事明則理得理得而天下可治矧一邑乎不佞忝分符守簿書之暇嘗一披覽郡志用知地方形勝風俗純龐茲邑以殘缺之餘修明百廢實助我所不逮其於同風一道端有賴哉順治壬辰年夏四月

孔貞會重修東流縣志序

昔先王分州畫野爲百里之國萬區繡錯棊羅合而分分復合載在前志可考也吾建之初以一鎮隸於潯陽

稽禹貢彭蠡既豬之文與東邑僅迤邐於襟帶間耳又割建以隸饒疑於分究逮唐永泰時饒有方清陳莊之亂窟穴於宣饒而其支黨乃盤結江上於是茂卿李公議割隸饒之建補諸邑以肇造吾池池之得爲州自李公始而建東之合屬亦繇之李公者卽與今撫李公祖之姓同諱同奇矣背肇造之功今綏定之功歷千載餘而如出一人夫豈偶然哉繇是吾建之與東如手與臂指之相爲舟夕發而晨至車辰發而午至田疇錯焉貨賄聚焉訟獄歸焉建人之望東之有賢令也與其望建之父母無以殊而東父母亦時時進諸鄰而加之幾

不辯爲非一父之子也今闕左蘇侯秉彤徹之餘加意休息湛恩汪濊餘以溢我會稿賸續之光而蒙河潤之福匪朝夕矣所微嘆者建東之相合如一家猶柴桑一派高風播千古東人得私之爲已有而建不得而共之此疆理所由殊而邑志之所爲作也邑友陳何二子秉蘇侯命奉操撫公修輯之檄惟謹網羅搜訪其博也如食蹠之盈千而其覈也無辨尼之訛四才學識斯殆兼之帙成乃以余不佞緒有家學先兩兄俱官太史掌天下郡國之志謬謂余必析於古今疆域大分合之故也來問序因借爲紀之順治壬辰夏四月

趙青藜東流縣志序

乾隆丁丑之春迎

鑾於金陵晤蔣子若齋告以纂輯東流縣志事有是哉吾未覩子之政也吾以知子之得政本矣夫志所以定民志與民行彰往訓來助宣教化而吏治之因革亦得以自鏡焉平居讀書稽古遇大忠大孝未嘗不測測心動即一官一職一事之得亦必自省而勃焉以起思以繼蹟前休況志之於地較切於事較親於人民皆吾赤子而父母吾者展卷之下寧惟是備一邑之掌故悉山川之美觀已乎吾因之有感矣志之於人如風之被物

莫可指名一二俗吏目其事不列簿書錢穀刑名之課無關殿最悉功名置不問安因循廢不舉有若茲邑之志自順治壬辰曠曠焉百餘年以至於茲補缺遺而垂無窮於後有司之責也吾子其勉之秋九月余適有匡廬之遊道經菊江泊舟郭外入焉道塗修治市巷恬熙奔走供役者文廟之式廓待成於不日也灑掃肅清萬壽宮朔望講讀令之所巍然在望也以定民志以與民行政之大本具矣宜吾子之拳拳於志哉適汪君京門應聘至自江寧掌修志局與予握手言歡余時賦

八景歌天然喻登江亭拜陶靖節李太白兩先生祠留

詩而别若齋曰志成願賜一言頃者郵寄志稿綱舉目

張簡而該詳而有體凡夫疆域之建置戶口之登耗風

俗之澆淳政治之得失人才之盛衰無不較若列眉而

歸於足徵考前壬辰時甫離於兵燹邑令蘇君能於凋

敝之餘力爲振作蔚然奏績今

國家厚澤深仁教養已久

天子聖神睠民如子求賢若渴

巡幸所至問疾苦拔俊髦蠲租賦增博士弟子員甄陶

涵育無以復加東流回依然疆域也舊志云地狹民淳

男事耕漁婦勤機杼士耻浮夸而敦踐履無鬬雞走狗之習有尊德尚齒之風今其已然者不殊於昔而方來者正未有艾因其淳以利導之倍易爲力從吝捎注俾農安於野賈安於市制貧者可饒而教化可興教化興而絃誦盛人才輩出矣豈不更大有可志哉夫型仁講讓說禮敦詩處式鄉閭出效馳驅固邑人士責而接之以慈祥隆之以體貌鼓之舞之以使之知所觀澈吾子責誰與踈抑還念吾子之展卷而即其親且切者求之也乾隆二十二年歲在丁丑冬月之吉

寶臺東流縣志序

自尚書列禹貢之篇周官載職方之紀嗣是而歷代史
臣方輿有考郡國有志此志書之作所由來矣蓋古者
列國皆有史以昭同文之治以備省方之采今天下一
家分爲列郡又分爲各邑則郡邑之必有一志如列國
之必有一史也蓋所以表山川正封域稽田賦核經費
重農桑以足衣食興學校以叙彝倫修祀典以肅明禋
飭倉廒以備積貯觀往可以知來刷弊可以興利俾守
令之官於下車伊始一覽具悉而可以加之因革焉志
之所係顧不重哉池郡所轄六邑濱於大江者銅陵貴
池及東流也而東流實居上游風帆賈舶逆來吳楚者

道所必經雖彈丸末邑實南之襟喉江漢之門戶也且其山水清淑原隰沃衍歷代名流棲遲高尚者班班可記如陶靖節五柳之居松菊之徑遺蹟尚存凡四方賓旅之過者莫不登菊江而溯洄有美焉蓋此邑原自彭澤而分所謂鄱陽九派之源至是而合彭蠡東滙之澤及此而平東流之名所由昉歟贊江藩者衆令茲土亦越三載政理稍平爭心既務有廢其興因檢閱舊志見有未備稍集邑之名俗旁搜而增續之既成稿而請序於余余觀其發凡起例綱舉目張闡揚之分明紀載之詳審河渠溝洫井井有條宜續人文彰彰可攷蓋所以

表前哲之休聲而貽後人之榘範其係於
國計民生官方吏治非淺鮮也夫池陽介皖歙之間勝蹟名流擅於江左東流雖屬邑之末而民生樸質士習敦龐猶有南村卜隣素心晨夕之遺意茲更得賢令而撫循之其規畫猶施率由前志則茲志之輯也豈惟一邑賴之亦庶幾俾按郡而為太守者得以承
簡命而布句宣借庶尹以分猷念於以合之郡志省志
一統志又可以備他年正史之採擇者皆於是乎在矣
乾隆二十有三年歲次戊寅仲秋之吉以上他邑人

楊尚策重修東流縣志序

順治八年歲在重光厥月惟丙日修重光者猶書言重華也修則有修舉之義四方從龍者於此覩文治焉邑侯蘇君乃詣頖宮諭策暨訓導劉君坤元曰 國家混一海宇定亂以武綏治以文方今盛事寧第在師武臣力哉上焉者備明禮樂垂制彝倫下焉者修輯圖書旅備採獻皆是物也東流邑志某不敏謹從兩先生修之兩人固辭不得乃私謂曰 蘇侯以撫殘黎興廢墜爲志凡公署學校悉殫厥心力以漸而成茲事因宜付之吾儕何容辭爰會集諸弟子員復訪延山澤中士二人以共為政侯聞曰一至而校讐否當焉越何日爲八月

集竣欲付梓以傳緣俸薄用煩弗如願明年壬辰乃命
梓刻工成之侯嘯然自喜謂兩人不可無序萊元聞序
者所以敘其事之始末也而志之始末侯自敘中已見
之若茲之敘則亦敘侯之事以佐志之所弗逮已矣東
邑自寇躪以來官舍燼矣民廛墟矣桑麻廢矣絃誦荒
矣以如綫之地縹緲江濱而戎馬上下水陸交經幾何
不爲屠儆乎侯至而惻然悲之一切招撫俱以至誠相
感故追呼弗擾贖罰悉除農得墾田而安於野行戶照
時胥吏斂跡商得就招而安於市砥礪頹風扶進正行
士得諭教而安於序以至大師過臨躬爲調御而境內

安堵三載之間官令氓屢煥然改觀桑麻葱蒨蔚爾生色而今乃得捐巳資延師儒優游從事於文墨凡此孰非侯事之所當志者顧侯不欲以自志諸士又不敢以共志而策若元爾人不知志之則將何以為後人之徵信也歟敢拜手以為是書歲順治壬辰夏四月

徐文炯菊江亭告示

照得江山勝概為騁懷遊目之區賢哲遺蹤與花雅揚風之思是以醉翁興樂名太守寶從留連赤壁錢塘賢學士詩歌慨慕猶足輝今而映古要皆因地以傳人也東流下邑介在江濱南國衙道經茲水驛停雲遂止開

嘗五斗以折腰嗜酒仙人徧歷九華以窮日盡公田而
種秫籬有黃花邀明月以停杯歌留清影酒樓百尺雲
間海上共千秋菊圃數弓草蔓烟荒存一片莫爲之後
恐有美而弗彰急與維新乃襄賢之如昨蕭疏鶴徑宛
轉清蒼窈窕鴛鴦梁徘徊空闊參差於雁子鳧雛之側被
以房櫳歷亂於君遷平仲之間嵌之臺榭遥攀九疊翠
佳績之成仙極眺雙孤笑彭郎之未嫁攬叢敘之搖碧
欸乃漁郎邑眉黛於垂青錚鏦樵斧吳商楚客春秋乘
興以登墨士騷人早晚尋幽而過然必共爲珍惜庶無
凋殘零落之虞力與維持克承亭閣清幽之况本縣承

乏邑令景仰風流因丁寧夫住持僧人更戒飭夫境中地保留心照看灑掃宜勤加意防閑穢污用飭本縣自公退食相與樂民物之恬熙爾多方職思其言尚共惕宴樂之酖毒云爾

蔣鳳色菊江亭題辭

靖節先生之愛菊也愛遂設稱之曰獨且曰陶後鮮有開仰之也而或以水陸與趣遊之不染不淤未可爲菊頌古之人其亦各領其妙矣乎及登是亭覩其額曰菊江問其址曰種菊之區噫菊耶湖爲而江耶豈當日鋤雲耨月者亦有出淤泥濯清漣之意乎已而憑欄遠眺

野色葱葱客曰此蓮花洲也余不禁澘然歎矣夫菊之氣雖清蓮之體雖潔昔人且各領其妙不能並一日居之今何幸而得兼覽其勝耶於是臨風把酒對客頻斟俯仰憑弔如有所得其視世人之愛若不啻浮雲矣爰不顧狂妄書曰菊蓮相映之樓

左亮重修東流縣志序

事有越百年而人士共樂其修明者東之邑志是也東爲彭澤舊壤晉靖節淵明先生遺風餘韻在焉我

國家聲教誕敷易直子諒之吏相繼來官於此助流宣化百有餘年生其地者沐浴涵濡既深且久固有以知

其日進而日上也乾隆丁丑夏
邦侯蔣返自金陵誥辰請學諾亮暨訓導蔣君培穀曰
聖天子巡幸江南省方問俗所在陳詩納賈采輶軒以
觀好惡靡不各有志焉以紀其事東故南國上游疆索
也邑志自順治壬辰以後未經修輯茲將與邑人士蒐
訂之其共勉厥事於是亮暨培穀聞而喜敬備而請
曰邑之有志古列國各自爲史之遺也一邑之政治典
物或隨地變通或歷久彌新志焉而天人禮樂閭之可
知賦役山川禁之可稽往哲之懿行幽閨之勁節與夫
一切建置沿革之故悉得詳述已往垂示方來以屬綱

維以樹風紀於是乎在侯殷殷肇修乎此此一邑共稟之章程奕世不朽之德政也敢不惟命踰月周諮於邑人士爭踴躍樂從歌舞其事不休侯於是延乃邑中文行之士若而人簽日於八月初旬開館纂輯未幾侯以賢勞茂著奉檄治水宿灘因屬亮與培穀共董其事閱數月稿具今年夏五月侯旋署取所具稿條其綱目理其部分細加潤色彬彬郁郁而書成矣時侯復諭亮與培穀曰志事殊關學校属叙一言私竊自惟叙者叙其始末也侯自叙備矣郡伯之叙更彰矣無容贅顧以

聖朝之道化浹髓淪肌百年於茲賢司牧率厥政教樹

之風聲良法美意未易更僕數槩惟我侯之蒞東也首
崇
萬壽宮而衆著於尊尊之義矣次式廓泮宮門牆而衆
著於親師之義矣次鼎新武廟修理城隍又次書院課
士勳學利人一切成民事神之務百度具舉以視昔人
種菊儼然固有各行其是者余兩人願與東人士共志
之不忘也敬以是敘之於簡其可乎乾隆二十三年歲
次戊寅夏六月
袁揖移建學官勸捐告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學也者教化所由

起風俗所由成人才所由出爲政之道甚諸此者也我

朝文教昭宣百七十餘年於茲重熙累洽炳焉於三代同風四海之內學校如林東流學宮自雍正元年重建迄今九十餘年雨剝風摧日就傾圮嘉慶十八年邑人士請詳各憲遷建大成殿於明倫堂之東明倫堂遷於

文廟之西而更新之以費絀而工寢十九年樹垂鐸茲邑晦拜禮畢與訓導史君應曜計之曰學宮重地也費極而工寢非尊崇之道是君與予責也請之邑令吳侯吳侯欣然捐奉爲倡第興作之費所需甚鉅與邑之都人士共計之都人士尚敦古處踴躍急公願其各捐貲

以成是舉昔有未備期其備昔所已備期其成庶幾幽徵若所治流風餘韻猶有存者且都人士固邁越流俗敦崇根柢漸摩於禮樂詩書以淬厲其文學者他日學成而仕大展經綸效建白於當時上副

國家作人之盛而學宮明教之地任其摧頹其將何以勅俗乎余不敏願以爲告樂輸者書於左方嘉慶二十年九月　以上宮斯土者

汪思迴東流縣志序

邑侯蔣若齋先生治菊三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邑人士沐其教令講其善良所在敢行其味樂只矣於時乾

隆二十二年丁丑
皇帝巡省江南行慶施惠　侯奉檄治道鍾山肅將覲
禮思遡以詩賦恭迎
聖駕循例謁　侯於招提　侯具諮以修志狀　思遡於
是欣然避席而前曰甚矣　侯之嘉惠於東也至無已
矣志古外史職方之遺也孔子因魯史舊文作春秋朱
子知南康軍首詢郡志邑之有志官斯土者之事亦生
斯地者之責也東自前明正德始創爲志萬歷中家維
摩州牧又纂修成集久矣我
國朝順治九年蘇侯綱羅散佚草創一書百餘年來生

聚休養美備宜增修之顧勿急急哉夫東
朝廷之赤子也食其福而不知其故飲其和而莫揚其
休無寧茲哉尚履厚無以自明而心神幾變矣乎夫簡
之官司厚以培養教之教化同以道風東之無殊於通
都大邑固也官師之典型井里之疆索民物之登耗賦
役之輸將學校城池宮廟樓觀與夫名山佳水古蹟遺
行之紀載東之無殊於通都大邑又固其所也志焉以
宣
聖朝之德化樹下里之風聲昭來茲以垂不朽非修明
而章著之其道無繇抑又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言

侯東之父母也一邑之中所行之因革法制之設戒民
行之善惡風俗之易移舉而志之條分縷析俾各曉然
於遷善遠罪之途相與安分循理惇信義而重犯法俾
悠然於光天化日之下不亦德乎　侯精勤素稱簿領從
省刑名錢穀而外農田水利諸務克咸厥勲茲用條其
法度明其節目流示以隨時損益之規詳爲編紀勒之
章程以垂永久不亦功乎　侯仕學兩優淵通雅贍出
其緒餘潤色山川歌吟典物筆劖之所及擬於左狐紀
誦之所流遍於戶牖一時不之有世傳之不亦言之行
遠乎允若茲志德言功兼三不朽侯之嘉惠於東寧有

已哉　侯曰然余志之心也請以屬之越月　侯返篆
日於八月初旬肇舉纂修時則有若庠師總其成時則
有若捕史董其役時則有若孝廉選士分司編輯時則
有若貢監生員共襄校對時則有若繕寫圖繪者兩人
度支採訪者兩人而置院局館俾各成定而撰以迴之不
文致之自江寧屬以常修東直隱喀修志大典也哉
國家深仁厚澤百年於茲長有司撫綏而勸勉者非一
人一時之為之也前之典章湮沒未能盡識今之新蹟
往漸未能周知循序之責實備焉深思負託不致重
有負乎哉　侯蔚然東人之心及川根据原志所得尚

歷中舊志一本參互攷訂析類分門博稽古今搜羅芟
訛郡國諸志闕者補之訛者正之畧者詳之失次者敘
之新入者續之凡數閱月早作夜思與諸同人平心矢
慎其間比究焉爲綱九目五十有之原志增三之二比
之萬歷舊志益二之一敬以俟　侯之裁定或不謬於
嘉惠東人之意也夫書成請命於　侯以敘其事乾隆
二十三年歲在戊寅秋七月以上邑人

晉

陶潛勸農篇

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樸含眞智巧旣萌資

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哲人伊何時爲后稷贍之
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
食熙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
趨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冀
缺攜儷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隴畝矧伊衆庶曳裾
拱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儋石不
儲飢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孔耽道德樊須是鄙
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跡高軌敢不斂衽敬
讚德美

陶潛九日閒居 有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滿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罍寒花徒自榮斂襟獨閒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陶潛和郭主簿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

貞秀姿卓爲霜下傑啣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按九日閑居詩未必是在彭澤時作聊錄之以寓菊邑掌故耳

宋

王質東流道中

山高樹多日出遲食時霧露且霏霏馬蹄已踏兩郵舍人家漸開雙竹扉冬青匝地野蜂亂蕎麥滿園山雀飛明朝大江載吾去萬里天風吹客衣

梅堯臣江口寄內

艇子逐溪流來至碧江頭隨山知幾曲一曲一增愁巢邊有翠鳥雄雌自相求擘波拨遊鯈丹喙伉儷脩鳴呼

乃不已共啄還相投聰茲雙飛翼安得與子遊

黃廷堅丙申泊東流

前日發大雷莫成料虎頭今日伐鼓出棹歌傲陽侯浴江百折來及此始東流東流今日賓建德稚羊牛野語尙信然小布黃蘆洲惟有採薪翁經營往來舟楮櫪盡

斤介山亞烟雨愁

楊萬里解舟雷江過東流

雲散烟還合天晴日半烘靑山猶沒白碧水欲輕紅棹幸欣平浪公無怨逆風回思五湖裏敢望大江東

元

吳澄五柳堂

此非元亮幽棲處而蕭亦無車馬喧湖雨一時蘇鬱熱
流風千載挾淸爽秋田舊治民猶昨柳岸新亭客避煩
江面波神應冷笑曾聞容膝可偷安

貢師泰送東流葉大尹

江流東下縣南遷一簇人烟野岸邊荻笋洲靑鷗鳥狎
楊花浪白鱖魚鮮印來聚米排衙鼓社到隨民出俸錢
應是繡衣行部處擱街齊頌長官賢

明

程敏政菊江

陶家莊子未全荒籬下西風一徑稀紅紫相看零落盡

寒花只作舊時黃

陶安望東流

千嶂浮空翠入舟亂雲堆裏指東流無緣結得烟霞伴

架屋依風最上頭

舒芬東流過雨

發歲東流路江雲黯寂寥雨滋帆葉亞風惡浪花飄鷁

雁飛偏遠岐龍舞若驕客懷何處遣隔岸酒旗招

邱濬謁陶靖節祠

桓公事業舊山河觸目傷心可奈何籬下菊花門外柳

時時相對醉吟哦

蹇遂東流舟中醉時遣懷

薄宦天涯良已久挂帆又泊東流口江風颼颼雷霆吼
浪頭噴雪蛟龍走拔劍四顧空林藪經過誰復親舊友
呼童為我開數肉巨足之螯持在手須臾興發傾百斗
自昔王侯骨已朽富貴浮雲何足有人生難擬金石壽
朝為少年暮老醜孤舟獨坐時搔首但須倒盡如澠酒
為問邀客酒酣後非日窮愁今在否

東流依水搖搖望若層空人影蛟宮裏城闕蜃氣中山
開邊指勢帆挂往來風意與雲俱細問村送落鴻

鄒元標東流阻風偕劉公霽高士瞻登閣

江上停橈興未穎且因佳節躡崔嵬山藏孤邑千尋轉
石嶂狂瀾百丈迴城外荒臺餘返照空中高閣共銜杯
相逢莫漫悲搖落雲盡峯頭月正來

周良會送東流李縣尹

列星分彩照東流凉雨淒風次第收百里春回陰谷暖
一輪月浸碧潭秋鹽梅雪裏知王子枳棘叢中借鄧侯
夜向郵亭寄萍梗分明更鼓見嘉猷

莊泉觀菊

秋光莽莽到東籬要識陶家意外詩倘把傲霜從白看

此花天外沒人知

酒杯無語問江州曾許淵明共唾劉倘更白頭成晉史

老夫常拜數枝秋

楊季芳館儒學教諭周鉉

可人風月浩無涯華胄濂溪本一家何日乘閒携畫舸

蓮花洲上看蓮花

楊季芳題廳壁

茅茨數十野人家瀰水春深努荻芽風暖日長公事簡

細聽黃鳥駡桃花

不擕家累過三年無吏能來橫索錢羣落月明山犬吠

時人間說縣官賢

李渾菊江

寂寞江城裏悠悠度歲華琴書經眼倦風雨入簾斜元亮誰供酒盧仝自煮茶寸心應有在千里帝王家

李渾泛菊江

畫船乘月泛淸虛香露薰風襲綺裾長嘯一聲巖谷震寒潭驚失睡龍珠

李宗泗踏災歌

四年經兩旱一騎遍三秋畏熱炎如火思霖渴似油溪乾生石齒湖落吐沙洲斜日喧烏雀炎風病馬牛黃塵

闕道哭白髮倚門愁廚冷寒烟散機空夜月投半瓢成
鼎爼一粒當珍羞紫蕨沿山採青菱入水求摘蔬傷指
甲吞稗苦咽喉爲債連朝避拖糧逐歲勾恐饑扶耒耜
抱病臥林邱少壯流離苦衰殘枕藉休生疎傷骨肉遺
門斷交遊破屋雲虛鎖荒村葉白留清癯松上鶴飄泊
浪中鷗具牒申台省交章達冕旒致災先自我獲罪欲
何尤日月開天眼乾坤校帝猷治安思董賈爕理任何
歐號令雷霆發恩波雨露優不才思後補多病死前修
扶救懸星火奔馳速置郵塵埃侵雨鬢露氣壓雙眸細
路枯藤合陰崖老樹稠魚鱗分井絡龜坼數田疇枯草

垂頭死乎沙入望浮荒塘鳴蟋蟀破堰出蜉蝣拭淚思
長計虛心就善謀博求千百士首取二三籌問苦先孤
獨扶衰急善柔軍儲求奏免公務望停留耀式防民患
通財聚客舟救荒虛庫藏散種給來年桑落絲難稅湖
乾稞莫收六街除淚戲四野化鋤耰枯木逆春發傷鱗
縱壑遊室家原有托俯仰更無憂聖化同乾健皇明與
地悠九霄生瑞靄四海起歌謳坐委懷兢懼成功喜唱
酬一樽閒對菊秋色滿南樓
何一縉香溪旱雪
昨日夢登白玉堂今朝瑞雪徧江鄉須知雪白堪同玉

誰信官淸更勝霜

國朝

沙張白東流

我經東流縣縣民半覊旅聲音互嘈雜不復辨鄉語逶
迤入城中瓦礫間荆楚尋問土著人未言淚如雨昔年
左大帥避賊屯此處破城屠縣民萬家付一炬屠後屢
兵荒兵來民益去烟火數年空空城無雀鼠官府蔡流
亡應募只商賈商賈無戸籍幸免催科苦近來四五載
頗慶稱樂土漸漸有茅茨當人免露處但求少鋒鏑孰
敢怨貧窶我聞父老言憂心慘如瘨回舟罷讀書臨食

簷不舉所見僅一隅欸息念六字何人任將相世道遂
如許

宋士英江亭懷古

數椽亭子枕磯流檻外烟波任去留千古商風何處是
黃花明月一江秋

熊賜履雪泊東流度歲

水濤雪浪拍孤舟城角悲笳起暮愁飄泊一身應獻歲
萍蹤早已付東

白允謙遊東流陶靖節祠

龍門有太史足跡半天下纂輯爲文章潤澤被函夏不

如三徑間遺榮樂耕稼行乞道不辱嗜酒情非詐我來楚江籬何時返長篇慨歎平生期高風少流亞

陡培北岡牧笛

樓角聽清歌夕陽牛背多牛童綰雙髻綴綴下平坡夕陽明岡頭高下亂樵牧樵歸牧來還唱歌自誇猶何必只入橫清響聽不足

陸培月夜泛江

謝客待吟詩澄江月上時江光蕩圓月瀲灩千玻璃山中吐已佳江上看更好倒影落空潭委波驚宿鳥我欲作謫仙攬之入懷抱

陸培登菊江亭望蓮花洲作

亭西望蓮洲只隔一江水晴暉散作霞落樹排如薺不見采香人空羨鴛鴦起

陸培鑑石磯

環磯水琮琮恍若玉琴爲時復相擊攛罷塘走奔馬誰與叠雲根流杯繼風雅

吳原灕歷山早秋

歷山天氣好巖際一痕秋泼泼風初扇泠泠暑乍秋晴光烘霧雨商意動林邱心跡雙虛曠登高與倍幽

湘青蔡作匡廬遊過東流登菊江亭太白樓三首

想望匡廬面目真柴桑吹到曉風馨歸來荒徑壺中綠
留得南山菊外青自笑無腰纏五斗情知有粟不盈瓶
先生豈是耽閒客醉向東籬未肯醒
靖節祠連供奉樓出塵人共愛江流忘言時酌花閒酒
得意閒題水上洲明月清風三徑好晨烟暮靄一亭秋
羲皇下數開元日奕世翩翩見咏投
江流淨滌俗中塵晉士唐仙洽比隣但見韶光日沉飲
焉知餘事作詩人編籬野菊猶生愛邀檻浮雲倍有神
身後榮名多如此好從没汨得其真
孔尚豫遊列疊山

突兀撰巒石到來小有天平疇香稻熟曲徑細流穿茅
含斜遍寺山農半講禪坐看新月上空際自騰騫

張士範東流道上

幾重烟樹幾重山山外人家綠水灣樵豎牧童歌上下
夕陽影裏自閒閒

歐陽霞城南晚眺

江城風物舊繁華山色湖光面面遮帆落夕陽何處客
鐘敲明月老僧家漁舟款乃趨前浦鷗鳥容與篆淺沙
吏散晚衙官市冷獨憑睥睨看烟霞

蔣綬菊江亭懷古志感

我來今東流先生遺前躅焚香坐江亭高風堪彷彿悠然會素心渺茫接吾目右之葛天民忘情學草木東晉義熙末時事多翻覆哲人炳幾先吾道尋卷束辭賦歸去來長謝五斗粟軒冕棲塗泥全真返良璞放浪不礙理幽貞豈絕俗爲吏亦爲惠可久並可述詩載兩牛腰巾脫甕頭漉不遺漁父笑寧訪君平卜開居戒子篇尾勝吾儕猶天運既如此且盡杯中物天運既如此更種籬邊菊菊蕋綻芳菲杯中黃復綠醉飲抱菊眠氣盈同馥郁一枕到羲皇南窗飯未熟醒來笑黃花黃花信如玉秪同膾炙嗜匪如羊棗獨茂叔亦有蓮子猷亦有竹

寓意非留意遐情偶相屬我後千餘年重整案頭牘幾
星常往還忍戀廬山麓彭澤訓農時允爲惠政錄書我
堂座隅朝夕勤三復契古良覘深凜然敬佩服

蔣稷丙子紀旱

東流磽瘠地民命多迍邅上年全省歉蕞爾亦如懸交
春更苦雨陰晦日纏綿泥濘沒菽麻比屋乏炊烟我忝
請平糶價減民無錢典鬻衣被盡升斗繼糜饘耐寒兼
忍餓二麥生意延積雨方迴避欲腸又乘權時當五六
月酷暑正交交兼旬雲不陣彌月雷絕響日色赤如血
霞光爛欲燃金石皆流爍百穀盡熬煎枯槔聲徹夜轆

軀慱山泉疲勞命欲絕饑餒氣自奄我行四野徧蒿目
心悁悁無農國何賦無食民何天計搗旱魃窟直搜厥
魃殲齋心痛民瘼疏奏城隍前

蔣綬紀雨

城隍司陰籙與余責並肩協心籲上帝吉語夢中傳迎
巫勅符咒取水歷山巔中宵余徒步敢辭足跡穿壇設
坎方位拜禱禮數度六月廿八日夜半雷鼓喧凌晨與
驟布雨來西南遂滂沱隨時足霡霂更霄迎蒿萊勃勃
起禾黍油油然憂者於以喜病者於以痊懽聲騰部屋
淑氣溢山川痛定還思痛我意愈乾乾

王念祖香山石巘

晴巽暮靄鎖香龕山色浮空半紫嵐梵閣鐘聲聞遠渚

江濤萬頃靜寒潭

何爻然登香山絕頂

閒登峻嶺眺晴川萬里蒼茫水接天入望眼隨孤雁杳

憑臨身共五雲懸烟封樹底幽人宅風送江頭過客船

盡醉不辭浮白滿光茫飛射斗牛邊

馮士奇菊江晚秋

城邊風景晚江涯漫說秋殘滿徑花香褪枝猶凝白露

樹寒葉尚鍊丹砂魚舟欸乃雙分槳雁陣零星亂落霞

且向菊亭閒散步烟波浩淼看漁槎

陸壽昌東流即事

江上青山山外湖湖邊山郭帶平蕪蒼寒雲樹連秋浦
隱約風帆下小孤菊徑花深宜載酒梅潭魚好莫思鱸
已拚吏隱藏吾拙一任談經笑腐儒

路步蟾東流即景

耕稼詎擇地居山不厭深雄陶偕續可登然闊足音貫
物造頗卽邇合招桑險附會烏敢議聖迹人所欲歷山遺澤
靖節樂高蹈逸情隨物寓秋容在東籬行也芒屨跡
吟花幽花拈毫灑晨露人往香仍留徘徊不能去陶徑餘香

葛仙跨鹿去遺跡留千載空山苹草茵呦呦聲如在丹砂亦可致歲月不相待仙衣棄羅浮化蝶成五采白鹿奇蹤

靈禽字璞中五德性所禀搏沙撮土成翠羽花冠具高騫侶鵷鸞栖息傍琪樹不逐羅江東至今未飛去金雞古石

江月映湖水皎如珠在盤羣仙聯袂來天風吹高寒玉壺鑒皓皓銖衣飄珊珊我來不可見烟水空瀰漫仙湖舨月

長江挾風力千里恣奔放危磯屹而立其勢不相讓猴獺驅征帆滚滚駕高浪竭來躋層巔襟懷一爲暢黄石雄風

嶺畔羅長松青翠積如鋪赤日不到地柯葉交長逆天風飄仙籟一一吹笙竽受職能芘蔭何愧稱大夫松嶺清陰

昔變東坡詩六月下塘春今來涉蓮洲春色尤宜人紅
霏衣琵琵翠覆波鱗鱗采采貽所懷意比瓊瑤親蓮花春色
黄粱會寄頌蘇侯政
剖竹山城吏欲仙幾年社鼓樂春田美人自起神君頌
稚子能言召父賢江上清風吹渡虎粱間明月照魚懸
一種衣帶蓮顏色隔岸花封卽二天